

蛇在中国的考古发现

庞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良渚文化的发现者施昕更先生在浙江余杭遗址群的一块陶片上发现了刻画蛇纹。到了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鼎盖发现了蛇纹,在上海金山亭林遗址采集到一块陶片,上面饰有蛇纹。到了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鼎的腹部和鼎盖上,两件耳壶上,以及一件陶豆上均发现了蛇纹;在浙江奉化名山后遗址出土的两件陶豆残片上也发现了蛇纹。到了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杭庙前遗址一件鱼篓形耳陶罐上发现了蛇纹。这些蛇纹都属于良渚文化范畴。

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之一。因首次发现于杭州余杭良渚镇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大湖地区,包括余杭、嘉兴、上海、苏州、常州、南京一带;扩张西到安徽、江西,北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影

响至山西南部地带。断代为公元前三千三百年至公元前两千二百年,即距今五千三百多年至四千二百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不久,一座两百九十多万平方米的五千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专家们认为,该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着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蛇纹在良渚文化的陶罐、陶豆、陶鼎上出现,至少说明蛇已对良渚先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影响,很有可能已成为良渚先民的祭祀灵物或部族图腾。

一九九一年,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蛇纹彩陶壶。据报道,该蛇纹由黑彩绘制,其头部略尖而圆大,颈部绘有细,卷曲处略粗,尾部细长有力,造型稳健,生动传神,似乎是用大写的洗练笔法,一挥而就,堪称原始艺术文化的杰作。此壶属于

马家窑文化马广类型,断代约在公元前两千两百年至公元前两千年,即距今约四千二百年至四千年。此蛇纹,有专家认为,是马家窑先民所崇拜的蛇图腾在彩陶壶上的表现。

如果说考古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蛇纹还不够多的话,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蛇纹在良渚文化的陶罐、陶豆、陶鼎上出现,至少说明蛇已对良渚先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影响,很有可能已成为良渚先民的祭祀灵物或部族图腾。

一九九一年,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蛇纹彩陶壶。据报道,该蛇纹由黑彩绘制,其头部略尖而圆大,颈部绘有细,卷曲处略粗,尾部细长有力,造型稳健,生动传神,似乎是用大写的洗练笔法,一挥而就,堪称原始艺术文化的杰作。此壶属于

址出土的断代在公元前六千年(距今八千年)左右的龙形堆塑,其龙躯体绵长,显然取蛇的成分多,故有“蛇型原龙”或“蛇龙”之称。而同遗址出土两件龙纹陶片,一为蜿蜒的尾部,一为一段盘旋的躯体,其鳞状纹饰亦如蛇纹。

陕西渭南仰韶文化(庙底沟期)遗址出土的断代在公元前四千年(距今六千年)的鸟龙形彩陶盆,其“鸟龙”为“鸟首蛇身”。即其身上的纹饰取自于蛇。

辽宁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的断代在公元前三千年(距今五千年)的彩陶瓮腹部饰有龙纹。这些龙纹,红地儿黑彩,两道或三道,看上去与蛇纹无异。

还有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断代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距今四千五百年)前后的彩陶彩陶盆,其龙呈环状蟠于盘中,其头方而上抬,眼睛小而圆,长嘴微张,露排列整齐的利齿,吐树叶状长信。其躯体内卷似蛇,排列有对称的弧片状鳞



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 蟠龙纹彩陶盆

纹。图案端庄,造型厚重,美丽而富于张力。

上述发现中,查海龙形堆塑及龙纹陶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华龙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对探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它证明早在八千年前,中华先民已经知道用龙这样的形态来表达某种宗教意识。据此,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中华民族“上万年的文明起步”的观点,并特意查海遗址题辞:“玉龙故乡,文明发端。”而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纹彩陶盆也非常重要。专家们考证,陶寺遗址属于古“尧都”范围,此盆遂有由唐尧主政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国徽”

凭海临风

小镇灯节

王忠范

有一种美妙而欢快的记忆,经历几十度春风秋雨,依然挥之不去,且历历在目。这便是:小镇灯节。

已有百年历史的小镇名叫孤山镇,坐落在二龙眼河畔,是我的家乡老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家乡人称为灯节的正月十五的夜晚每每来临时,小镇好像比除夕之夜还喜气、热闹。除夕之夜人们都在各自的家里守岁,灯节之夜大人小孩全都涌上街头共同欢度,那氛围自然热烈轰然了。夜幕降临,家家户户和街头巷尾的商铺店家、机关单位早早把灯挂出来,有冰灯、纸灯、木架灯、秫秸灯、铁丝网灯……林林总总,红红火火,把大街小巷辉映得一派通明,真的是“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我们这些孩子都提着纸糊的灯笼成帮成伙地跑来跑去,看花灯猜灯谜玩追灯争春的游戏,你呼我叫,兴高采烈。大人们陆陆续续上街了,一家一伙的,说说笑笑,还不时与相遇的人抱拳问好。满街是人,确如古诗所云:“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调皮的孩子常常点燃小花炮扔到路上,逗得大人们左闪右躲,溅起一片笑声。



月亮渐渐升高时,先是开始舞狮。喧闹的锣鼓声中,龙灯、鱼灯、走马灯同时闪光吐焰,那雄壮的彩色狮子有节奏地立头、摆尾、亮身、盘旋、腾跃,一系列的套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接着是一支支秧歌队来了,或肩挑灯担,或手擎花灯,编蒜辫、剪子股、大回旋、舞彩绸……多姿多彩,吸引一群人跟在秧歌队后面,边走边看。这时候,街上每隔不远就有一个文娱活动的场子,有蹦蹦跳跳班唱单出头、演二人转的,有杂耍班表演钻火圈、蹬坛子、翻跟头、变戏法的,有说评书、唱大鼓的……每个场子的观众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在皎洁的月色里不停地响亮。小孩子都爱看杂耍,挤来挤去,常常把灯笼挤倒了,蜡头一栽歪,就将灯笼纸全烧了。因此吵吵闹闹,却总被大人喝斥住:“正月十五打架,月亮会怪罪的!”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里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和女诗人朱淑真的词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都是写正月十五之夜情人相约的。我们那遥远的乡间小镇,也有灯节谈情说爱的习俗。那些姑娘小伙成双成对地牵手游逛,看了秧歌看节目,看着看着就都悄悄离开了。戴着狗皮帽子的老三爷说,有情人到二龙眼河会月亮去了,还要同吃一块河冰,表示冷冷热热心相连,脆脆生生最平安。我和几个小伙伴觉得好玩,就拎着灯笼想到二龙眼河偷看,还没走到河边,碰见桂香姑姑,她掏出一把水果糖就把我们给哄回来了。

正月十五的夜晚是新年第一个月圆的夜晚,所以午夜时分每个家庭都要一起吃顿饭,一个人都不能少。老人们说,这叫月圆、家圆、人圆,顺心顺意,一切圆满完美。那时候老家那地方没有汤圆,就蘸着白糖吃圆子糕、圆面饼、圆饭团,吃得孩子们高兴地喊叫:圆圆满满,甜甜甜……

如今我已是耳顺之年的老人了,可念念不忘的还是小镇的灯节,那灯笼的光焰始终在心里闪闪烁烁。

心香一瓣



龙飞凤舞 粤梅摄

金蛇现瑞闹新春

——记赵县剪纸艺人刘运田

赵志勇

入了农历腊月,年的脚步仿佛加快了。这个时候,也是赵县民间剪纸艺术家刘运田最忙碌的日子。他不但要为左邻右舍以及家乡梨区的亲朋好友剪出象征着喜庆、吉祥的剪纸,给他们送去祝福,还要赶在旧历新年到来之前,完成寓意着辞旧迎新的系列生肖剪纸。

一月二十九日是农历腊月十八,离蛇年的到来仅剩几天,这天,他创作的《百蛇图》全部完成了。至此,刘运田创作的中国十二生肖系列剪纸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圆满画上了句号。当最后一张纸屑落在地上时,六十七岁的刘运田流下了:“我给自己布置的作业,整整用了十二年才完成。这其中的酸甜苦辣谁能体味!”十二年来,我每年腊月都到刘运田先生家中拍摄他的作品,深知先生的不易。

就拿他刚刚完成的“百蛇图”来说,一百二十幅作品,张张不重样,幅幅有创意。由于采用了夸张、修饰、美化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得平日里让人恐怖的蛇类,在他的艺术作品里呈现出温驯、柔媚、可爱、吉祥的形象。当刘先生把红彤彤的生肖蛇剪纸一幅幅铺在地上时,一个个小生灵仿佛都有了灵性,让人心生欢喜,徜徉其间仿佛置身在童话世界里。只见那条条金蛇都富有表情、富有灵性、富有生气,它们或以人形出现,或以美女现

乡土情怀

身、或与娃娃在一起嬉戏,或与其他动物斗闹。栩栩如生的生肖蛇们,有的憨态可掬,有的机灵活泼,或静或动或群或单,特别是那嬉戏缠绕在一起的构图,情趣盎然……不少作品巧妙地与中国民俗民间吉祥物相结合而构图,传统元素的融入,让作品体现出浓浓的民俗化特征,愈发展示出独具一格的中国味。请看部分“百蛇图”独具匠心的构思:生肖蛇与蝙蝠在一起叫“五福临门”;以美女形象出现叫“玉蛇报春”;与牡丹花为伍叫“富贵生财”;与寿桃相配则叫“长寿生财”;娃娃骑蛇干脆就叫“金蛇送子”;其他还有“多财生财”“金蛇送福”“金蛇戏娃”“福禄生财”“官灯生财”等等,彰显出其作品生活化、装饰性、意念性、吉祥意味和色彩明快的艺术魅力,也显示出刘运田先生深厚的传统民间文化功力。

刘运田先生生于赵县梨区大安村。他的母亲和舅舅都痴迷于剪纸,算是他的启蒙老师。“儿子幼小时,喜欢看剪我剪纸,见一张纸在我的剪刀下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心里就痒痒。稍大一点,就缠着我学学剪纸。有时候趁我不注意,拿来纸偷偷剪,他越剪越有兴趣,剪刀一直就没有放下。”刘母曾这样告诉笔者。刘运田很小就经常用铅笔在纸上练习画画,画好便剪下来,贴在窗户上、炕墙上。春天的燕子、夏天的荷花、九月的秋菊、冬

天的冰花以及院子里的鸡鸭狗猫都成了他的纸样儿,后来他还学会剪一些复杂的图案。慢慢地,他的剪纸就出了名,村里的闺女小子结婚都来找他剪喜字,大姑娘小媳妇绣花,也都愿意用他设计的图样。后来,刘运田参军入伍,不仅主动请战办墙报,还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出一千多件剪纸作品,深得战友们的喜爱,战友们都称他是“军营艺术家”。因为后来一直工作在文化战线,与文物打了多年交道,于是,他又别出心裁地以各种文物为原型,创作文物剪纸,将本职工作与个人爱好有机地结合起来。用铅笔与剪刀,又一次把古老的赵州桥推到了世人面前,以赵州桥及桥上的雕饰图案为题材,创作了《春晓图》、《八仙过桥》、《蛟龙》等作品,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剪纸艺术之路。刘运田设计的人形十二生肖,原型就出自出土文物和墓砖雕刻图案,十二生肖动物身着古代服饰,很有人情味。山东汶上县的十二生肖石雕的形象便与运田先生的剪纸极其相近。他说:“我国家文物的造型都非常艺术,我很想将它们的灵魂吸收到我的作品中来,做这件事,即使穷其一生我都不后悔。”他的这类剪纸还被美、日、俄、加等国际友人收藏。

一张纸、一把剪刀,刘运田三下两下就能剪出一幅活灵活现的

历年春节前后,手机接到的祝福,全都热情洋溢,显现见真,令我感动。我虽然不大爱听诸如“万事如意”“恭喜发财”这样的套话,却也不会拂了祝愿者的美意。投桃报李,当然要回复的。据说,如今网上可搜到恭贺新春佳词万千条,人们纷纷争着选用。在我,如对方赐我转发的或抄别人的,我也以“大路话”回之;如对方是自创自编,勾起我创作欲,我亦以独特词语回之——这叫“有来有往即礼”,“看人下菜碟”,“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儿”。

老同事,《法制日报》前副总编李明信,有打油诗癖,他在“少年”已给我传来一副对联——

老年忆童年,天天盼过年;
老年说晚年,天天能过年。
横批:老少同乐

童年只知道过年吃饺子,穿新衣,放花炮,尽情玩乐,可不天天盼吗?老来忆住,也趣味无穷。待到老而颇觉日子天天如过年,你说这是福气,还是福气?说福气,是吃得好,穿得新,玩得乐,天天如过年一般奢侈。说福气,是日复一日如此,尽管福厚命大,心广体胖,没有承上启下的“节”,没有高潮,不见新鲜,也就无所谓“过年”。所以对于老人来说,“天天能过年”,并非全是好事。一语一叹,这是到了李明信和我这样年龄的人的切身感受吧。

我以其韵回打油一首——
老年看童年,一年似一天;
童年看老年,不觉时日短。
横批:总要过年。

老人眼里,总觉得孩子根本不知,人这一辈子,其实特短,一年犹如一天,电光石火,眨眼即逝,一棵小苗,倏忽间壮如大树,中年一过,不知不觉间,老之将至。小孩子,倒羡慕起老年人来,盼着自己快快长大成熟,哪知在老人那儿,已经进入人生倒计时,时日局促着呢。

这话,虽是老友间的调侃,也是人生写照,印证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记得去年,《人民日报》评论部唐女士,赐我王安石的《元日》为贺——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是人人熟知的除旧迎新诗。我立即回苏辙《除日》两句:“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又陆游《除夜雪》两句:“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觉不妥,把苏诗“七十”改为“六十”,算是自况。爆竹声,乃步王诗自出一首——

爆竹声中睡意浓,春晚挽梦眠不成;

拜年短信:不要美丽套话

王乾荣

千门万户富家院,房价何时穷人?

此打油诗,说了我对迁就陋俗、爆竹“开禁”的不满,对春晚这条乏味鸡肋的失望,和对房产泡沫的无奈。那位说,欢欣之际,人人讨口彩,你干吗大煞风景?其实,这是熟人间的调侃、谐趣——因小唐新添了宝贝,我破折号后面还有一句,“愿你新年有新房子”。她回我说:“哈哈,您的祝词真给力。”

《南方周末》老友烈山兄,老夫子也,去年给我的祝词文辞给我没读懂,不在此引。我也给他“撰文”一番:“展读琅琅,如诵德音,至感厚爱,快慰莫名。兄辞灿若星河,拜服之至;又如天书,在下弥添敬佩。值此佳节,祝君春禧,愿贵体安康通泰。”真是闹着玩的,不管酸不酸,彼此高兴即得。

对于我深深敬佩的优秀检察官方工,我只简单明了传他一句话:“愿您正气永存!”这是我去年给朋友发送的新春祝词里,唯一一条“主流话语”,也是我对广大检察官的祝愿。近年来,挖出那么多腐败分子,检察官居功至伟。我由衷地祝福他们,也寄

世象杂谈



刘运田和他的蛇年剪纸

艺术作品。其作品取材广泛,构思新颖、造型奇特,生活气息浓厚,人物、动物、花果、草虫、字,皆有生动表现,体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去年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他还创作了《喜上龙梅》系列作品,他把铁子似的梅树树干想象成苍龙,并据此创作出了《四季见喜》、《喜上眉梢》、《喜上加喜》、《喜事多多》、《双喜临门》、《喜从天降》等剪纸作品,表达喜迎十八大召开的欢乐心情。

现在,运田先生的生活中,除了散步,剪纸占去了绝大部分的时间。而对他来说,散步也是为了以更好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去剪纸。“剪纸不仅需要爱好,还要有很好的耐力——但是,我就是喜欢,伴着他,我不孤单,它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刘运田深情地说道。

“如何把剪纸这门古老的艺

术和美好吉祥的东西继承下来,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了这个心愿,他鼓励老伴、孙子、孙女加入剪纸行列,并义务承担了县老年大学的剪纸课老师。传授自己的剪纸技艺。现在,已有退休教师孟蕊蕊、鲁兴月等八名老干部拜他为师,他的家更像是个文化活动室,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大多是求教者,而对于他自己来说,每当看到自己的弟子剪出了满意的作品,总是感到无比自豪。

如今在赵县,有人叫他老刘,有人称他老师,有人唤他大师,也有人发自内心的尊称他艺术家。不管别人怎样称呼,他都乐呵呵地笑笑。他说,我不在乎人们怎么称呼我,只要大家喜欢我的剪纸我就高兴!

搞了多半辈子剪纸艺术的老人,最大的愿望就是人们喜欢他的剪纸,可见他对这门艺术的痴迷和挚爱。